

赵瑜散文



赵瑜

中国青年出版社

赵瑜散文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赵瑜
散文的首次集结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瑜散文/赵瑜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006-7253-1

I.赵... II.赵...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4249号

责任编辑:金小凤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010) 64065904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7.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20.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赵瑜散文



赵瑜——

生于山西上党，原籍河北安平。

著有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

《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革命

百里洲》（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等，参与并推进了当代报告文学

的发展，尤以中国体育三部曲

《强国梦》、《兵败汉城》、

《马家军调查》影响深远。近年

兼做影视纪录片编导，多次获大

奖。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奖

励。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



关于本书——

赵瑜向以纪实文学力作震荡文坛。

其实，他的散文同样深厚、独特

而有趣。面对时下散文的疲软与

苍白，赵瑜的叙述有现代气象，

有北国古风，因事而作，有感而

发，是将泥土夯实之后烧制而成

的一块块沉砖。我们能体味到作

家心灵的率性和真诚。

责任编辑:金小凤

封面设计:刘守卫

阳婆婆一落火烧山
二郎担山赶太阳
秦始皇跑马修边墙
神机妙算诸葛亮
威镇三关杨家将
大禹治水石梯子浪
石梯子出了咱好水将

——我所喜爱的黄河船工号子

目 录

第一辑



始发站	2
少小之乱	14
第一次惊悚	25
根据地	31
玉峡关纪事	55
青海湖畔说危羊	64
太行第一庄	72
我们寻找什么	80
我的日本兄弟	138

第二辑



赤诚马烽	154
雪野大原瞻气象	159

刮目相看李力研	161
杜鹃啼血染中华	167
得自然美之神韵	173
厚德载物是石才	175
太行山人焦保红	177
云崖金鹏	184

第三辑



《内陆九三》阐述	190
一点儿回顾	200
《赵瑜报告文学选》自序	202
我看报告文学	205
呼唤体育本质的回归	209
风雨同舟	213
你以为你是谁	219
自投罗网	229
也是中国的要害	231
后 记	233

第一辑

记事
赵瑜散文

始发站

初到巴化

我并不是通过很正式的招工程序到的巴化。

25年前的严冬,也就是1969年的12月份,晋东南地区的造反派们终于在“支左”军队的支持下掌握了政权。说造反派们不准确,应该说是造反派之一翼,准确地讲就是“联字号”夺取了这个阶段的胜利。仗打完了,政权稳固了,新贵们沉浸在欢庆“九大”的锣鼓声中,欢庆上层建筑已被“全面占领”。惟在此时,往昔那一大批各级“走资派”的改造去向问题又提上议事日程。前些日子光顾了跟“红字号”打仗,搞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倒把那帮老家伙们给忘了。现在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必须让他们统统滚出中共晋东南地委大院,不,晋东南地委是反动的旧叫法,如今叫革命委员会。

我父母都是晋东南地委的干部,“文革”前父亲就在地委宣传部负责文教工作,母亲在地区妇联会工作。母亲挨整不算重,父亲却是“文革”一开始就被首批打倒的“走资派”,眼下当在清理之列无疑。所谓清理,就是把这些干部以及全家悉数迁走。去向不明,让你去哪儿就是哪儿,“五七”道路是无比广阔的。长治周围16个县,360万老区人民,不怕搁不下你们这“一小撮”。

我家因此被分到晋城这一片，我记得地区教育局长张景润家也被迁到晋城一个叫上村的地方，农工部长陈国保家被迁到巴公人民公社，还有地委副秘书长王金宝家也迁到了这一带。我家则迁到巴公化肥厂，想来要算不错的，似乎到工厂落户的人家实在不多，要比到农村去强多了，比家破人亡的就更强些。

搬家前我在长治一中混日子，心想反正上到毕业也不会有什么好前景，只剩下插队农村这一条路，如今搬家而去，并且是搬到工厂去，何乐而不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巴化厂小一点儿则没关系，再小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雪花漫天飞舞的这一天，一辆大卡车拉上我们全家，出长治向南而去。母亲身体不好，坐在驾驶室，还有一位押送者，自然也是驾驶室。剩下我和父亲、妹妹、弟弟四个人坐在卡车上边。我怀里始终抱着一只大白洋鸡，它模样像公鸡，实际会生蛋，故名“假公鸡”。朔风吹过，雪花飘过，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响了一路，我真正的人生开始于这车轮滚动中。在此之前虽然也出过门，但却没有真正体味过离开家园的苦涩。似乎惟有人在旅途，才是人间正道？我严肃起来。

骤然间我意识到自己长大成人了。

巴公化肥厂和巴公发电厂紧邻一处，两个厂的家属院生活区也连在一起。进入这个陌生的世界，自会怀着若干恐惧。异乡异客，家败年少，我们会受到欺凌吗？会饱尝歧视吗？

不管怎么说，我们经过八十多公里的运行，翻过丹朱岭，掠过高平县城，总算到达了一个要安下新家的地方。在于我，则是漫漫人生第一站。

人对于第一站第一天的记忆是永远清晰的。后来我曾经访问过许多人，无一例外，都能准确地说出几十年前那关键的一天。在这一天里所发生的事，所看到的景，所遇到的人，就成了他一辈子永不褪色的伊斯曼。

记忆中母亲沉默不语,父亲则乐呵呵地挺愉快,到了厂区后主动跟人家打招呼,尽管不那么自然。当时我疑心他的愉快是无奈间做出来的,现在我明白那叫做乐观主义精神。一个“走资派”的乐观和豁达,深深地影响到我的后来,就像二战时期犹太人的愤怒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人的中东战争那样。

真切的温暖

这里的一切却比较秩序化:抓革命,促生产。人们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生产紧厂也加班,没事儿干了也做点儿私活,偷点化肥什么的,星期天到东四义村的湖畔垂钓。那时候乡村湖水中的王八多得很,绝不像如今的甲鱼菜那么金贵。机修车间有位高级别的老管工姓傅,傅师傅有一次在东四义湖边大显身手,一天下来,钓起的王八已经没地方搁了。夕阳下,他推着自行车往回走,大大小小的几十只王八拴在自行车所有可资利用的部位,浑身上下也被挂全满,无数的绿豆眼冲着傍晚火红的太阳熠熠发光,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想起了“金碧辉煌”这个词。他身材粗短有力,走路也是一步一顿,于是调皮的徒弟们便在背后说他也像一只硬大的老甲鱼,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长治、太原、北京都仍在“斗批改”的形势下进行着“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时期的大好形势是“一打三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红字号”的残渣余孽还心不死,斗争仍然惊心动魄。而这里的师傅们却只是在“文革”初期搞了一下李锐钢他爸爸——他爸叫李心一,是原来的厂长——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居然就算是结束了!我发现,就是李锐钢他爸李心一,居然游哉悠哉地出现在家属院的马路上,可以跟人们随便聊天,不远处的墙上分明还清楚地遗留着“打倒李心一”的大标语!真是岂有此理。看来,此地的干部群众路线斗争觉悟不高,

对敌斗争观念不强,阶级斗争阵线不清,乃至以生产压革命。

这一切,让我多么惊讶又多么欣慰啊!

没有人歧视我们,没有人动不动就把“左”派的吓人口号喊得震天响,更没有见到在长治常见的打骂污辱、刺刀见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厂的师傅们对我、对我们家很和蔼、很友好,甚至还有几分的尊重!而我在长治时却是人不得红卫兵的小狗崽子,长治一中烽火四起,动不动就说我们这群“黑帮”子弟破坏复课闹革命,上批刘少奇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下打活靶子赵瑜及其帮凶,写不尽的检查,受不完的体罚……

刚到厂里那天,我们居然能被安排住在招待所里,一住好几天,直到把家收拾出来,才正式住进去。当时的家安在一排旧平房的西头,西头第一间是空的,隔壁第二间住着一位名叫侯果仙的女焊工,再隔壁第三间也是一间空屋。行政科的人和侯师傅都很乐意让出第二间来,让我们全家住进了相近的两间,给了我们许多方便。在一个非道德的社会里,道德的信守者们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然而这一切竟是真实的。

我的心渐渐地恢复着知觉,开始体会到人与人之间那稀有的温暖,巴化的师傅们也包括家属院的子弟们,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久违的欢乐。在这里,被打倒的厂干部的孩子,看不出有多少压抑感,都很活泼顽皮。宽容是多么美好的情怀啊!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厂子里边还剩余着不多的招工指标,我们家本来不敢有什么奢望,而在研究使用这几个指标时,厂里却完全按照职工子弟的待遇对待我们。1970年的春天,我就正式在厂里机修车间上班了!那些天,父亲很高兴,这高兴能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的。从“文革”爆发以来好几年,他就没有这样真实地高兴过一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老话,在这里得到了验证。这一步对于“文革”中“走资派”的子女来说是何等地重要,何等地关键啊!记得在搬迁的路上,我观察着路标,默记着方位,原

本打算在巴公住些日子把家安顿好,就掉头返回长治去,去混日子,又长久地流浪。因为长治城里还滞留着一大群无家可归又前程无望的小伙伴,他们会热烈地欢迎我的归来。那里有我们相聚的游泳池,那里有体委的大锅饭,我的小伙伴们正在那里消耗着过剩的精力,当然,也正在毁灭着青春。

而我已经是一名小小的钳工了。车间里昼夜轰鸣着机器声,无疑是在催促着我和师兄师弟们更严肃地对待知识、对待时光。当我正式领到第一个月那18元学徒工工资时,我第一次开始思索劳动和分配的关系,付出和获得的关系,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贫穷和富有的关系,收入和消费的关系,人身依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最使我强烈地感到震撼的,是一个社会无业游民同工人阶级成员之间那不可思议的巨变。

这时候,我尚且不到15周岁,在巴化参加工作是我从一个小孩子向一名男子汉转化的分水岭。人生的脐带需要两次割断。

奔驰在巴公的原野上

在厂里,我最常干的活儿是修理水泵,渐渐就没了兴趣。

于是,我成天往怀里揣一包代代红牌香烟,跑到巴公电厂汽车班混饭。最对我有着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师傅姓田,人称小田师傅。他吹他当年在太原电校是最革命那一派的联络员,如今分配到巴公发电厂当一名司机大爷,简直才华横溢,绰绰有余:只要跟上我,保证让你把解放车开得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油,别说抽你的代代红,就是天天给我抽公社、风竹、绿叶、火车头或者白皮经济、勤俭(皆属当年最劣质香烟),也要把你小子待出点道行来。

诸位有所不知,小田师傅那台解放牌翻斗车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汽车当中最脏乱差的一辆。从小轿顶上到轮胎底下,从机器盖到驾驶室内,没一处不糊满浆汤。这浆汤从电厂的流灰

口直泻而下，瞬间便灌满铁皮马槽，溅到车体四周，溅到田师傅的耳朵眼里或唇齿之间。但他并不在意，呸呸一吐之后，便以极为利落潇洒的动作驾车冲出厂门。于是我们每每在傍晚在深夜在黎明时分，驾着这台脏车拉着一车又一车的污物，奔驰在僻静无人的乡间公路上，灰汤哩哩啦啦噼噼啪啪地从车厢的缝隙处洒落在当时还很洁净的四野。待次日太阳升起的时候，这灰汤干燥了就变成细密的粉尘，飞扬在小村的近旁和蓝色的天空中。我的记忆中并没有什么指定的专用倒灰场，而是随意开到一块麦田旁边，师傅轻率而有趣地把车屁股往路边上一撅，右手把住操纵杆往下一使劲，那满满一车煤灰便从翻斗中倾泻流淌而出。小田师傅说：“下去，看看倒净了没有！”

我绕着车转一圈，然后跳上副驾驶的位置上回答：“倒净了。”

他哼一声，把驾驶位置让给我，点上一支代代红：“起步，回厂里，天亮前再跑三趟。噍！空车你烘那么大的油门干甚！消油哩！”

车灯稀里糊涂地在前方道路上跳跃，我驾车前进，时而可以看到昨天夜里、前天早晨、一星期以前、一个月之前、上一个季度、半年前我们亲自倾倒在路边的灰堆。它们早已干燥成沙，风吹雨刷着它们，时间越长，那灰堆就变得越小。我一直都纳闷这灰都跑到哪里去了？我和小田师傅当然还有汽车班的全体师傅，就在这抓革命促生产的日日夜夜里，跑遍了厂区附近每一条大路小路，每一道沟壑渠洼，把成百上千乃至上万车的灰渣，倾倒在太行山上。

催发爱情萌芽

那时，厂子里大约不足400人。老年人少，年轻人多，整体上

平均年龄恐怕也到不了40岁。除了建厂时那些开山元勋以外,当时的生产主力都是1965年招入的徒工,好像是临汾、晋中和忻州、雁北人居多,晋城当地人则数量有限。原因是“文革”前厂子隶属省里管,招工范围是全省各地市,后来才下放到晋东南地区。所以在1969年底、1970年初所招收的我们这一批,就是长治附近的人比重大。我们一来,第一批人就自然晋升为师傅辈了。其实师傅们的年龄都不算大。1965年来时候才二十岁左右,到70年代初期也不到30岁吧。比如当时在造气岗位的高宏恩,是忻州人,小平头,宽肩膀,下了班浑身的劲儿不知往哪儿撒,篮球自然是日日要打,但给我的印象是好摔跤,忻州、定襄、原平的挠羊传统在厂里很是弘扬了一阵子,跤场就设在化工楼前的篮球场上,虽说无羊可挠,却也精彩纷呈,友谊第一,切磋为主,煞是好看。你想,这一大群人的年龄会大到哪里去呢?高宏恩找媳妇,还是在我们这一批徒工中选了一个。且不止他一人如此。师徒之中,单身汉占了一多半,机器一转开,好事自然来,满厂上下到处传播着爱情的故事,美丽的传说,一年后,结婚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乃至影响到更小些的男女也变得生猛多情起来。但总的来说,儿戏的不多,很郑重肃然,离婚率也不高,厂风还是很正的,也不像现在一代人这般张狂显露,生怕人家不知道。我和袁俊瑛小姐的早恋,应该说就受了些环境的影响。大家都在谈,我也不能闲着,何况高平袁小姐尤有此意不屈不挠。本来我到她宿舍去,醉翁之意实不在她,有另一位岳姓女子与她同室而眠。我自认为同岳是大抵谈得来的,小岳性格活泼开朗生动,爱打乒乓球,平日里相处已是意味深长,彼此如果正式开谈,成败虽在未知,前景应多乐观。与小袁相识,还是小岳介绍的。不料小袁不明内情挺身而出,貌似古典其实现代,形左实右,反倒对小岳畅所欲言,话之以私房,恳之以方略,生米直往熟里煮。此时我父母恰好调走到高平县,周末归家探望时与小袁结伴,令人有口难辩真假莫分。小

岳从长治探家返厂，火车经高平站，我与小袁亦从高平登车，偏让小岳从窗口看到站台上二人笑逐颜开气氛融洽，疑为饭熟了。进车厢后三人会师，反而一时语塞，不知所云。北板桥下车沿铁路往厂里走，仍找不到共同话题，反而越描越黑，渐次拉开距离，铁道下三人分成三个段落，想来十分幼稚可笑。阴差阳错也是人生常有的事情。后来小袁就搬出了她们那间宿舍，另住了。小岳也同另一男同胞相恋起来，不论小岳原先对我有没有意思，客观上已退居二线，小袁则爱你没商量终于捷足先登。事物是发展的，无发展则无今日亦无明日，慢慢地我也就发现了小袁的不少优点，而其缺点在婚前她自会竭力掩盖。合该也是缘分吧，生米果然做熟。一晃间，二十多个春秋寒暑，风霜雪雨，大家都不容易。我们历经坎坷终无悔意。我后来能做一点儿事情，袁俊瑛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的爱情和婚姻，巴公化肥厂实是始作俑者。那块爱情的策源地一直带给我们绵长的利益和永久的维系。每当我们有些分歧小争小吵的时候，每当我们由于生活琐事闹点儿矛盾的时候，巴公化肥厂初恋季节的暖风就会徐徐吹来，拂人心面。我们便很快会平静下来。她从厂里后来调到了高平，婚后又从高平调到长治，1992年，又调到太原，最终稳定了这个家庭。基本上是我前脚走，她后脚跟，间隔两三年动一动。倘若我日后还要天涯万里四海行，坚信她必将踏着我的足迹前进。

人生大学校

我们的女儿小雅已经11岁了，喜爱读杂志，语文较好。为了鼓励她，小袁时常向她谈起我在巴公时到处找书读的往事。于是，我就常常想起自己最早尝试动笔写作，还真是从巴化开始。化肥厂的前身是个石油厂，我疑心是大跃进的产物，没发展下来，却留下一批图书，“文革”时给封了。化肥厂开张后，又有一批